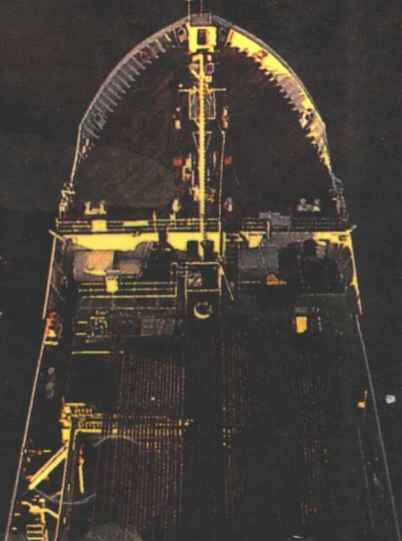




漂泊

〔荷兰〕林湄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荷兰〕林湄 著

漂泊

安徽文艺出版社

(皖)新登字(04)号

漂泊

林湄 著

责任编辑:岑杰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刷:合肥永青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625

插页:2

字数:166,000

版次:1994 年 7 月第 1 版 199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2000

标准书号:ISBN 7-5396-0910-9/I·818

定价:4.6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1982年10月中旬，一个细雨濛濛的傍晚，阿姆斯特丹宾霍夫公园旁停车处，一个中年男子正在寻找他的车子。

烟雨飘渺，灯色昏黄，男子记得泊车的大致位置，但难以看清车牌号码，而且附近有好几辆车都与他的一样是灰色的。

停车处是一块夹于公园和马路的空地，这里本不是泊车的地方。地上长满杂草，并有碎纸、狗屎。市内的停车位一向难找，男子又不喜欢往“咪表”塞钱。这块空地，自然而然被人利用了。

男子一面找车，一面“好夫，好夫”骂着（荷语：他妈的）。这句粗话已成了他的口头语。前几年，他患有心闷心慌病，经治疗，医生告诉他以后有什么心事不要放在心里，“好夫，好夫”发出声来就没病了。此后，男子不论大事小事，稍不顺心就“好夫，好夫”的开口。或许是心理作用吧，果真应验。近年来再没找过医生了。

雨濛濛地下着，四周昏昏暗暗。

水坝广场的红绿灯隐隐约约闪动着，大都市里13世纪修道院遗迹，黑暗中森严得令人生畏，只有卡弗街附近的一座17世纪建造的慕特塔顶端闪烁着多彩而朦胧的灯光。

“好夫”！男子脚下踩着了一块石头，差点滑倒。方才在红灯区里享有的快乐，已不知飞到什么地方去了，沮丧涨得满怀。他不知道别人是怎样在这鬼地方找到车子的。

道路上的车子刷刷而过，他正想借斜来的灯光，辨认车牌号码。突然，他听到一种奇特的声音，那声音微弱而且凄惨。

男子不由得竖起耳朵，循声走去，那声音时喘时停，像一只垂死呻吟的动物。

拨开树叶望去，他看到篱笆内，公园旁的木椅上，有一个黑影，显然是声音的发源地。

怎么回事？

他决定绕进公园探个究竟。这年头，谁都不想多管闲事，只有好奇心强的人才肯浪费时间哩！

他站在木椅旁，借着灯柱上暗淡的光线，定神一看，竟是一个侧卧的人！身子弯曲得难看，脑袋一半搁在椅外，不时晃动着。看不清模样，凭声音和感觉，是一个女人。

“哈罗，你怎么了？病了？出事了？”男子的脉搏跳动加速了，心里有点紧张。咳，说不定是个疯子，要是突然跳了起来，才可怕呢。

他退了两步，又连问几声。

“我……快……死……了。”

木椅上断断续续发出颤抖凄凉的声音，说的好像是中国话，男子听不懂，但猜得到。

“中国女人！”男子上前一步，用英语又说：“你说什么我听不懂，请用英语说吧！”

“I……Want……dead……”女子用不纯正的英语回答，声调低得像要随同雨声逝去。

“啊？You Want dead？”男子惊奇地扶起女子的头。

男子手触到对方脸上的粘液，凭经验，心中有数了。

“怎么回事，真笨，狗也想长命啊！”男子说完一把提起女子湿

淋淋的身子。借着昏黄的灯光，他看到一张蜡黄的面孔，嘴唇旁不时涌出白沫。

“You Want 干什么？”声音短而低，英语中文混合起来，听出是反感的意思。

“我是好人，不要怕，我不会害你，我刚从红灯区回来，我立刻送你上医院。”

“不……好人？那……请……寄这……这……信……”女子说着，并没有真的拿出信。

“古怪，古怪！”男子嘀咕着，急急忙忙回到停车处，恰巧有位车主正擦着打火机找车。男子借了火，原来车就在身旁。他让车灯亮着，又急忙跑进公园，将女子抱进车内，朝着昏暗的大路驶去。

高速公路旁的路灯，在团团的雨雾中，像一串珠子，弯弯曲曲的伸向天际。一路上，男子问这问那。然而，除了“呼呼”的车声，听不到一丝的回音，驾驶盘上的车速针已指到 180。

二

迪克·特夫里斯从医院回到家里的时候，天已破晓。他精疲力尽，一连打了几次呵欠，真想一头栽到床上睡大觉，然因好奇心的驱使，他又犹豫地在屋内团团转。那中国女子留下的一个塑料包袋，打不打开呢？他突然想起女子说的信，对，这一定是封重要的信。

中国——向来是迪克好奇又向往的民族啊。他决定打开塑料袋。

他松了一口气，袋里并没有什么贵重的东西：两套外衣，三条内裤，一封未封好的信。信封上是中国字，信纸只有两行字，迪克看不懂，将信纸折了起来。他朦朦胧胧地睡了一觉，约午后 4 时，迪克

到超级市场买了一束花，便匆匆赶到医院。

到了医院门口，迪克驻足了，还不知道对方的名字，如何探望她？他想了想，从口袋里掏出那封信，转身向班林街道的中国饭店走去。

饭店的侍应生告诉他，信的内容是：亲爱的爸爸、妈妈，我对不起你们……。六个省略号的后面是：女儿杨吉利。

“杨吉利。”特夫里斯对医院询问处的小姐说。

“三楼 303 室。”金发小姐答道。

迪克刚走到 303 室门口，被一位穿白制服的医生挡住了。

“你是她的什么人？”医生问。

“朋友！”迪克不假思索答道。

“Ok，跟我来。”医生将迪克带到办公室，从抽屉里取出一些表格，递到迪克面前问：“你是她的朋友？”接着说：“你应该清楚，她没有医疗保险，我们是基于人道精神拯救了她，医疗费，你明白，必须自付。”医生说完将纸交给迪克，要他留下住址、电话，名字等。

“糟了！”迪克有点不安，进退两难，他很快灵机一动，在表格上填了假地址。然后对医生说：“我能看她吗？”“请不要超过规定时间。”医生接着对迪克补充道：“别忘了你的鲜花。”

迪克的脸涨得红红的。吉利刚从昏迷中醒来，人还十分虚弱。

迪克一连去了三次，第四天，吉利终于睁开了眼睛，看到眼前的陌生人，不知如何是好，她以疲乏的眼神缓缓地打量着对方：三十五岁左右，适中偏胖的身材，大约一米八身高，满脸胡茬，蓝得发亮的眼球，尖挺的鼻子，蛮帅的。

吉利皱了眉头，右手艰难地扶着吊着葡萄糖水的左手，迪克情不自禁地帮助吉利挪了挪身子，吉利没有反抗。

迪克·特夫里斯算看清了对方的面目，散满枕上的乌黑头发，东方古代仕女的脸孔，一双忧郁疲倦的眼睛，眼神充满深沉的哀伤。

“昨晚……”迪克说。

“是你？”吉利惊奇地问。

“是的，你叫杨吉利，我叫迪克·特夫里斯，迪克是名字，特夫里斯是家族的姓。”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吉利睁大眼睛。

“昨晚从这儿回家后一直不放心，原谅我看了你的信。”

吉利将头侧过去，眼里一酸，忍不住涌出两行热泪，她扁了扁嘴说不出话来，迪克紧张起来，不知所措地擦着手掌。

吉利嚤嚤泣泣说：“你害了我，现在我更糟了。”

“为什么？”迪克说，吉利的英文发音不大准，语法也有毛病，但迪克大体明白了她的意思。吉利仰了仰头，看了看窗外说：

“我得马上离开这儿。”

“我知道。但你要上哪儿去呢？”迪克很镇静，可以想象，对方有不少困难。“你在这儿没有其他亲人？”

“你能带我到西德吗？那儿有一位乡亲。”老实说，吉利对自己的话真是毫无把握，但事到如今也只有“胡说胡为”了。

迪克想了想，点点头，看看表，告诉吉利，明早5点钟左右在医后花园右门旁扶桑树下等他。

当走道上传来一阵脚步声时，迪克离开了303号病房。

三

吉利一夜没睡好，她无法知道确切时间，只好睁着眼。窗外刚刚泛白的时候，吉利静悄悄地下了楼，生怕被值班员看到，连忙走进厕所，又从女厕的窗口跳下，按迪克的指示来到了后花园。

后花园很静，树枝在暗淡的灯光下轻轻摇曳，像显灵的鬼怪，扶桑上均是露水，天气阴阴的，有些凉，她不禁打了个寒颤，这才想

到身上居然还穿着医院的制服。

吉利蹲在扶桑下身子瑟瑟发抖，附近传来“汪汪”的狗吠。唉，这个世界连人都顾不了，还有这么多人养狗养猫的，这些狗猫的命运难道比人还好吗！

约摸过了半个小时，吉利听到“窸窣”的脚步声。

“吉利，我是迪克。”迪克带来了吉利的衣服和一座小木梯。吉利登上迪克伸进来的小木梯，迪克一揽将她抱下。

只有几分钟，周围的一切都改变了。吉利在迪克的汽车内，迪克打开暖气并递给她烤好的面包、牛奶和芝士。吉利心想：上帝啊，这是你派来的人啊。

迪克驾车技术真好，平稳，车速适中，蓝色的眼睛不时地望向后镜。多美多平坦、宽广的高速公路啊，串珠似的路灯给宁静的大地增添了生机。

一路上，迪克滔滔不绝地向吉利自我介绍。吉利英语水平有限，迪克讲得又快，吉利大多听不懂，只能从一些单词中猜测迪克在讲述家史，如他还没有结婚，父亲是个医生等。

好在迪克并没有问吉利听懂了没有，只顾一味讲述。有时，吉利打断了迪克的讲话，问迪克相信不相信命运和上帝，说自己只有小学的英语水平，英文课本中有一句“月亮是在天空上，星星在月亮旁边……”

接着，吉利也自我介绍一番，迪克也常常听不清她的句子，同样从单词中了解她的身世：来自大陆，也是单身女士。

车子经过荷德边境南部的时候，吉利几乎被车外的景色吸引住了，左边是澄黄、澄黄的树林，有时，又是一片红殷殷的枫林，秋风一过，树叶飘飘落地，这景色绚烂中又有几分萧瑟。右边却是一大片绿油油的草地，肤色斑驳的牛和绵羊在草地上舔食，草地后的山丘上，坐落着幢幢别墅似的小房，房前摆放着机械农具。多安祥的景色啊，但吉利仍是满腹心思。后来她看着看着，不知不觉睡着

了。

当吉利醒来的时候，车子已到科隆。吉利忧郁地告诉迪克，刚才做了个梦，梦见枫林的叶子全落完了，有一只小鸟在树林里飞呀飞，就是寻不到巢，飞了几天几夜，还是找不到停栖的地方，突然有一只野鹰张大嘴巴向小鸟冲来，小鸟一急，一下子冲进灌木丛中……

迪克并没有发现吉利诉说时的激动，他一面看着轮盘旁的地图，一面聚精会神地找寻吉利递给他的地址。

“哈，我知道了，我笨吗？只有一点点笨。”当迪克的车子拐入一条小巷，看见巷壁上的路名，高兴得叫了起来。

是的，他一向很害怕寻找陌生地方的地址，这是麻烦的事，要花费一大段时间。没想到今天这么顺利。

吉利战战兢兢地按了按门铃，良久，一位当地老人开门了，吉利心凉了半截。迪克连忙上前打听，原来旧主人早已移居到西班牙了。

吉利失望地看了看迪克。迪克无法领略吉利的心事，笑了笑说肚子饿了，该到饭店好好吃一顿。

迪克叫了好几道中国菜，吉利吃得很少，饭后迪克摸了摸肚子说：“80kg。”

天色将晚，山城的秋意更浓，路旁尽是落叶黄花，空气湿润清凉，街上行人稀少，只有旅馆大门上的广告灯尤显明亮。

车子在市中心转了几转，迪克·特夫里斯在彼得里旅馆旁停了车。

“冷吗？”迪克想脱下自己的外套。“不，谢谢。”吉利强忍地抵挡着迎面而来的夜风，她怯怯地跟着迪克走。尽管对这个陌生人了解有限。现在自己却不由自主离不开这把保护伞了。

吉利默默地跟着迪克走进旅馆，伙计热情地说：“如何帮助你呢？”

迪克一面掏出护照，一面侧头低声问旁边的吉利：“你的意思，两个房呢？还是……”

“我要单人房。”吉利流利地说。

迪克点点头。翻阅着伙计递给他的住房价格表，又低声说：“两个单人房，房租太贵了，不如同一套房，我决不打扰你，好吗？”

吉利不知如何是好，连忙同意，心想，一厅两房也不要紧嘛，反正房门可上锁。

谁知刚步入套房，吉利的心就突突地跳了起来，原来自己听错了。这是一间大套房，一张大床整齐地摆放着两床羽绒被。吉利默默地站着，迪克大方自然地安顿好行李，冲了澡，着一身长睡袍默不作声地躺在床上。

吉利从浴室出来的时候，只见迪克背着自己，弓着腰，脸朝窗外，这才松了一口气，小心翼翼地躲进自己的被窝，两眼直愣愣地望着天花板，脑子怎么也不能平静下来：多么奇妙地与一个毫不了解的异国人同睡在一张床上，而且双方都能保持平静，真难以想象啊……

屋内安静得可以听到对方的鼻息声。床头灯微弱地亮着。双方都以为对方太累了，早已入睡了。

突然，吉利打了个喷嚏。

“你不觉得神奇吗？”吉利终于打破沉默。

“不，很正常。”

“为什么？”

“因为你是中国女子。”迪克的脸仍朝着窗外，“我不会伤害一个中国女子。”

吉利的心怦然一动。多年来，对“伤害”两字是多么敏感啊，人生中不论在哪方面遭到伤害，都是刻骨铭心的。多亏这个认识不久，睡在自己身旁的人心地好，不然多危险！

“你大概过惯了多年的单身生活，忘记了愉快的时光？”迪克听

不到吉利的反应，好奇地问。

“不，任何女人都不会轻易忘记快乐与痛苦的事，只是，我们中国女子，传统观念与你们不同。人有思想，可以控制情感，人不同动物，因为人是人。”吉利当然不能准确流利地表达自己的意思，她不断地用手势比划着，迪克会意地点点头。

“现在的中国女子也不同了，你像老式的中国妇女。”迪克说。

“你也了解老式的中国妇女？”

“当然知道。”迪克嘿嘿地笑了。

四

昨夜迪克和吉利各自在自己的被窝里，背对背地交谈着，谁也没有看清对方的脸孔，谁也没有碰到对方的肌肤，后来也不知谈些什么了，大概迪克开了一天的车太累了，终于呼呼入睡了。

一觉醒来，迪克发现吉利翻着身子难眠的样子。于是坐起身问吉利：“现在可以告诉我吗——怎么回事？为什么那么悲观？”

吉利的表情立即复杂起来。她没有理由不对迪克诉说自己的真实情况了。她叹了口气，竭力控制住自己的心境，心平气和地从头说起。她知道自己英文水平有限，好在迪克有特殊的接受能力，很能理解她错误而贫乏的句子。

吉利原是大陆某市的中学美术教师，业余画家。执教前，曾“上山下乡”。原以为一辈子呆在山沟。于是在乡下的第三年，经人介绍，和县城的一个工人结婚了，生下一个儿子后，便发现两人的性格、情趣相差太远，但为了孩子，还是忍受下来，不久越来越感到痛苦，只好向他提出分手。

然而，丈夫死也不肯离婚，并以同归于尽相挟。没有办法，又拖了下来。

1976年，“四人帮”下台后，吉利重燃读书念头，美专毕业后当了教师，心想离婚不成算了，自己搬出来住也好。谁知男方多次上门找麻烦，弄得满城风雨，令吉利无面见人。

无可奈何，吉利只好将此事写信告诉丹麦的表姐，希望离男人远远的，永不回家。

表姐立即回信答应，吉利于是带着儿子前往哥本哈根附近的马尔默市。

刚到马尔默市表姐家的时候，表姐甚为热情，并向吉利介绍一位男友，希望吉利生活安定下来。

表姐说再婚是唯一的路子，但表姐介绍的那位男子是庄园主，道地的农民，拥有大片土地和鸡舍，可是，双方语言交流有困难，加上男子是工作狂，整天泡在鸡舍，忙这忙那，甚至疏忽了自己的婚事。

吉利第一次见面，就引不起兴趣，只觉得那人形像粗鲁，浑身鸡味。她毫不考虑就回绝了表姐的好意。

表姐和丈夫交换了一下眼色说：“结了婚再说吧，大不了离婚，也拿到居留权。人家找假结婚，还要付钱呢，何况，你也不是十八闺女呀！”

吉利为难地低着头。

表姐不说什么了。一个月后，表姐告诉吉利一个消息，荷兰阿姆斯特丹有位亲戚开中国餐馆，愿意收留吉利，叫吉利前往探望。

吉利喜出望外，带着儿子一起南下，按表姐的电话、地址找人，谁知根本没有这个地址和人名。子虚乌有，一场骗局？吉利越想越痛心，决定一死了之。谁知被旅馆老板娘看出了实情，对她深表同情，同意收下她的儿子当杂工，并劝她找中国人帮帮忙。

自己的表姐尚且如此绝情断义，还能指望别人帮助？吉利心灰意冷，所以，趁老板娘不注意，吉利还是服下大量安眠药。说到这里，吉利的表情阴沉可怕，她带着怨恨的口吻说：“这是命呀！”

迪克一声不响，两眼瞪着吉利说：“看来上帝派我来帮助你。”在吉利忧郁的眼波里，迪克看到了一种从未发现的美。

他突然变得傻里傻气的样子，起身拉开窗帘，哦，太阳已爬上窗口，暖洋洋地照到桌上。

迪克起身洗了澡，穿好西服坐到吉利的身旁说：“怎么办呢？我能帮你什么呢？”

吉利六神无主。心想自己像大海飘泊的一叶孤舟，已被黑风吹到岸边。现在如果轻易离开这个岸，又将重蹈苦海……

“你呢，你不想结婚吗？”吉利突然问道，连自己也被这大胆的问候吓了一跳。

“不，我永远不结婚。”迪克果断地说。

“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工作，没有地位。”

“没有工作？”吉利重复一句，甚感好奇。

“是的，我没有工作，没有社会地位。而且，你是画家，我配不上你，你应该找个更好的人……”

“那么，你是怎样生活的呢？”吉利不解地问。

“这倒没有问题，父亲给我遗产，足够我生活一辈子。再说……我们先吃早餐吧，回程路上，我再告诉你。”迪克·特夫里斯拍拍肚子，表示饿了。

五

“我尽力帮助你，但我不能和你结婚。”迪克·特夫里斯一面转动着驾驶盘，一面肯定地说。

吉利并不感到失望和沮丧，她对迪克的了解有限。她也明白自己对他的这点感激之情决不是爱情。如果有这样的婚姻，至多也就

如同岸边的一个避风港。能避多久，效果如何，她是毫无把握的。

“我也并非一定要结婚，只是很奇怪，像你这样一表人才，又有文化，为什么要独身？”吉利说。

“结婚必须承担责任，我不想承担，当然不能结婚。”

吉利点点头，心想，一个不坏的人，敢于正视自己，解剖自己，不像有些人说得很漂亮，做的却是另一套。可是一会儿吉利又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

迪克发觉吉利突然沉默，生怕吉利误会，又耐心地解释起来。迪克叙述得很快，且越讲越激动，吉利只是大致听懂了他的意思。迪克承认自己需要女人，那只是一时情欲的需要，情欲一过就不需要了，他喜欢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日子。他说自己本来不是这样的，是经历造成的。

迪克·特夫里斯谈论着 20 年来的经历，当看到路标上的指示，快要进城的时候才改了话题说：“告诉我你相信上帝吗？”

“有时相信有时不相信，矛盾得很。”

“信心不够不要紧。这就好办，我给你介绍一个男友。”

“谁？”吉利奇怪地瞟了迪克一眼。

“我哥哥，他还未结婚，是个牧师。”

“你把我当作什么人？”

“别误会，我是为你着想的，你与我情况不同，你有你的需要，他具有你所需要的一切。固定的工作，薪金。而且他确实未曾接触过女人，十分可靠而善良。这样你从此可以在家画画了，对他也是件好事，老了也有人照顾。”迪克·特夫里斯的脸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好像真的做成了一件好事似的。

吉利没有赞同也没有反对，只叹了一口气，当车子再次转弯的时候她问：“到哪儿去？”

“你到我好朋友家里暂住一天，但不说你自己的事，只说暂时找不到亲友罢了。”迪克重复说了一遍，似乎很有把握的样子。他将

车泊在“华新饭店”后街，直接带吉利进门。

这是一家夫妻档的餐馆，周末刚过顾客不多。女店主秀莲一见迪克就热情地打招呼。迪克告诉她，吉利是他哥哥的朋友，因事暂在此过一夜，秀莲二话没说答应了。

迪克和店主如此稔熟，令她生奇，又不便多问，只好匆匆地跟着主人上楼去。

饭店打烊的时候，吉利的房灯还亮着，秀莲推门进来与她搭讪起来。

无意间将迪克·特夫里斯介绍了一番，使吉利明白了迪克和中国饭店的渊源关系。原来迪克·特夫里斯从小就向往东方社会，对中国大陆尤感兴趣。中学毕业时，便向父亲默里·特夫里斯提出要到中国读大学。

老特夫里斯幼年丧母，受继母虐待，15岁离家出走，从此发愤努力，凭半工半读完成了医科大学，是代尔弗特有声望的名医。他坚决反对迪克学汉语，肯定说这是一份没有前途，没有金钱的职业。他以家长拿手妙法阻止了迪克，假如迪克一意孤行，他将断绝经济资助和父子关系，并教育迪克只有上医科大学，才有一生的铁饭碗。

迪克无可奈何遵从了父亲的意见，考取了医科大学。老特夫里斯高兴得当即买了一辆名牌自行车奖励他。

迪克的学业成绩，虽连续两年在班上名列前茅，但在实习课中，成绩总不太理想。迪克怕用刀，怕见到血。有一次竟因见到血而引致皮肤过敏。不久，迪克背着父亲擅自退学了。

“不上医科大学，就得上法律大学！”老特夫里斯是55岁才有迪克，真是恨铁不成钢，迪克在母亲和两位就读大学的哥哥鼓励、劝说下，第二年果真考入了法律大学。

想不到迪克读了两年，又以“没有兴趣”为由辞学了。从此，他以“消极”抵制法对付父亲，坚持想到中国去。

1973年，荷兰的石油出口因世界经济不景气、中东地区的石油竞争而受到影响，国民收入下降。不少中小型工厂倒闭，失业人数节节上升，政府只有加强福利，提高失业金安抚民心，迪克也趁此机会对父亲说：“不用为我的前途担心了，政府为我们预备了一切。”

这年，迪克26岁，父亲的话不再是法律，只好无可奈何地接受了现实，但有时，仍带着家长式的口吻教训儿子：“人活着，要对社会有益，不要成为废物。”

老特夫里斯说得多了，迪克只当耳边风。为避开父亲的唠叨，母亲常常私下塞钱给他，迪克经常到中国餐馆消遣，不知不觉成了中国餐馆的熟客，有时还为不懂荷文的餐馆老板译解政府发的各种文件和有关劳工的法律等。迪克没有收取任何费用，只得到白吃中国菜的好处。时间一久，中国朋友视他为好朋友，有事就上门求教。

六

迪克·特夫里斯离开吉利的当晚，打电话给哥哥约翰·特夫里斯了。他高兴地对哥哥说：“哥哥，你不是快要退休了吗，刚好有个很好的中国女子非常适合照顾你。”

“什么？”约翰被迪克突如其来的消息弄糊涂了。

“我要你结婚，牧师可以结婚，我是替你着想的。”迪克既着急又担心，生怕哥哥拒绝。“我早已献身基督耶稣了，年青时不考虑，现在还来考虑？”约翰说。

“现在考虑更切实际。真的，请你相信我。她是一个很好的女人，别错过机会。”迪克多么希望约翰能答应下来啊。

“既然那么好，你为什么不和他结婚呢？”约翰有点不耐烦了。